

都市之狼

高木彬光



都 市 之 狼

〔日〕高木彬光 著
杨德润 张泽人 刘青 译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流云

封面设计：翁玉涛

校 译：晓明

伟光

乐洲

都 市 之 狼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)

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32K 12.5625印张 240,000字

1988年12月第一版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

ISBN7—5040—0103—1/I.103

定价：3.75元

内 容 简 介

死刑犯临刑前的凄厉呼叫，憾人心魄，何冤之有？

凶手残忍毒辣，证人有的死于暗杀，有的死于车祸，更有的死于色情——一丝不挂地倒在女人的床榻上，美丽的少女全身赤裸，在暗中狞笑……

谁是杀人的凶手？案中有案，情节扑朔迷离。

妓女浓装艳抹，撩人的胸脯，勾魂的大腿，引出了流氓不堪入目的下流行为，还有股票商人的奸诈和检察官的困惑……历史与现实交错，正义与邪恶为伍，构成了社会五光十色的生活画面。

这是一个流氓和色情的世界，女人的眼泪，男人的狞笑，流氓帮伙的内部倾轧、火併……

这是一部推理严密，情节惊险，可读性极强的佳作，不读完全书绝不知谁是凶手，读者也绝不会释卷！

在惊叹、惋惜和拍案叫绝中，读者一定会大有收益！

目 录

绞刑架上的绝叫·····	(1)
地狱里的人们·····	(11)
旧 案·····	(26)
出 狱·····	(35)
龙和杨贵妃·····	(46)
开始焦躁·····	(56)
鬼岛桃太郎·····	(67)
第一个被杀害的人·····	(79)
参加葬礼者名簿·····	(94)
扑克牌‘J’·····	(109)
和骗子手再度相会·····	(121)
骰子点坟圈子双儿·····	(133)
第二个被杀害的人·····	(145)
开始侦察·····	(159)
假侦探·····	(174)
骤 变·····	(184)
一只狼·····	(195)
挑 战·····	(205)
大姐儿的前身·····	(216)
股票天才·····	(229)
圈 套·····	(237)
幕后人·····	(247)

检察官和健司.....	(259)
可疑的绅士.....	(269)
悲惨的结局.....	(279)
劝说自首.....	(293)
逃 跑.....	(303)
自杀的动机.....	(313)
恐怖和愤怒.....	(323)
某种偶然.....	(333)
伪造股票.....	(343)
告密的真相.....	(353)
长恨歌.....	(360)
真正凶手.....	(373)
悲歌.....	(383)

绞刑架上的绝叫

雾岛三郎从一九六〇年四月到一九六二年九月，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，学完了司法进修科的课程之后，当上检察官不久，就被调到仙台地方检察厅工作了。

检察官这种职业，是注定要到处调动的。无论谁在最初工作的地方，都会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。而雾岛三郎在最初工作的地方，还有着一生更加难以忘怀的无比强烈的体验。

不论哪位检察官，一旦被分配到仙台地方检察厅工作，都认为这是荣升。但是，因为他们害怕对犯人执行死刑时必须到刑场做见证人这种差使，又都在暗地里发出深深地叹息。

在日本，现在有绞刑架的只有宫城监狱一处。由这个地区的法院判处死刑的囚犯，都被送进这所监狱，等待司法大臣下令处决的日期。并且根据法律规定，行刑时，检察官必须到场做见证人。

检察官到刑场做见证人，本应由仙台高等检察厅选派。由于人们都讨厌这个差使，就把它推给地方检察厅了，这已成为惯例。检察官一体的原则——即所有检察官，在执行公务时，视为同一人格的这种法思想，在这里，是以讽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。

雾岛三郎在仙台工作期间，一直偷偷祈祷，这种讨厌的

差使可别轮到自己头上。

司法大臣也是因人而异。据说有非常不愿意在执行死刑的命令上盖章的；也有宁肯积压几份文件，一直放着不打算处理，而把它留给下一任大臣的。在这些大臣的部下里面，还有一两年根本不执行判处的情形。而且，即使进行几次死刑处决，恐怕他们自己也未必亲临现场做见证人。

雾岛三郎怕当见证人的差使轮到自己头上，却终于让自己摊上了。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，横河检察厅长把他叫去，命令他明天在执行死刑时到场做见证人。

雾岛三郎当时就觉得心脏象是受到了冲击，模糊的预感终于在可怕的瞬间变成了现实。

一定是连脸色都变了！检察厅长安慰似的劝他吸烟，同情般地说：

“你一定也讨厌这种差使吧……可总得有人干嘛！忍耐一下吧。”

“没办法呀。”

三郎边叹着气边回答。

“说实在的，我从来到这里就有精神准备，觉得这种体验起码也得尝一回。”

“这种体验，在你一生中恐怕也就是这一次吧！”

“我懂了……可那个死刑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三郎盯着检察厅长问。

雾岛三郎怀着沉重的心情，乘车驰向位于仙台市行人冢的宫城监狱。到达的时间是第二天，即八月十八日午前八点半钟。

检察厅长恐怕也不愿深谈这种问题吧。昨天他对三郎

询问，仍然只是简单的说——死刑犯名叫小山荣太郎，是个强抢杀人犯，而三郎也就没有再进一步追问。

从前他因为公事，也来过这所监狱两次。然而，今天看上去，连那高高的砖瓦围墙都格外令人生厌。当他登上办公楼二楼时，脚也竟象让锁链锁住了似地沉重起来。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中，磴——磴数着楼梯走上去的。这时，他感到一阵战栗。

在所长室里，木村干司所长表情沉痛的等待着他。

“你辛苦了，检察官先生。不用说你干这种事大概是头一回吧。”

这句话说的确实是很阴郁、沉重。

“是呀。唔，我这既是头一次，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吧。你可是又一次了吧。这可真够受啊！”

“这阵子已经很习惯了。人这种动物，一旦有了经验，什么可怕的环境差不多都能适应。说真的，我在最初执行死刑任务时，也是接连五、六天都做噩梦，怎么也睡不着……”

木村所长稍微停了一会儿，象是有什么说道似的，凝视着三郎问：

“检察官先生，按照规定，在行刑前所长和做见证人的检察官，是要检查一下刑场的，怎么样？虽说有这种规定，可大家差不多都把它省略了。当然，搞错的事，一万次也不会有一次。因为我们有一个借口，就是神父为死刑犯做完临终前的超度之后，我们是要进入刑场的，就是那个时候也还是能检查的。”

不用说，刑场这种地方，恐怕没有人愿意一天之内进去两三次。因此，希望一次搞完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，当时三郎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考虑。

这种想法，是他刚才从所长的谈话中突然产生的。

他想，在死刑犯还没押来之前踏进刑场，先习惯一下里面的气氛，不是也多少可以缓和一下直接面对实际行刑时的冲击吗？

“不，因为这是规定，还是让我先进去看看吧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所长有点吃惊。他对这位检察官，也可以说对新参加工作的雾岛三郎的话，感到有些意外。

“那好，我给您带路”

“麻烦您了。”

三郎和所长一起由三个所员前后护卫着，钻进了砖瓦围墙一个角落里的小门。

明治十一年，西南战争之后不久，为收容鹿儿岛的战犯，建造了这所日本最古老的监房。它以六角堂的望楼为中心，六面伸张着高耸而巨大的屋脊。近千名被剥夺了做人的生活权力的囚犯，在其中延续着他们动物般的生命。

不过，今天要处决的小山荣太郎并不在其中。这儿完全是另一个场所，在这个未决犯的狱房里，当然是要不断地遭受不知何时就来临的死神幻影的威胁。

他大概还没意识到，这个幻影，今天就要变为现实了。目前这只是时间问题，不，这只不过是分秒的问题罢了。

规定执行死刑，必须在午前进行。无论哪个死刑犯，一到吃午饭的时候，就都会长出一口气地说：

“好了，好了，总算又能多活一天了！”

然而，用不了一个小时，“迎接”的看守们，就要去小山荣太郎的监房了。这样一来，其最后一顿午饭，能否通过他的喉咙就不得而知了……

“那块儿是刑场，这条路是赛河滩，人们管它叫三途河。”

它是一条毫不出奇的砂石路和还不能称之为河的水流。这种奇怪的名字，对踏上这条路，然后再从这条道儿回去的人们来说，还不能构成实感。然而，三郎此时却想起了儿童时代看过的地狱极乐图。他感到一阵寒战。

刑场是一所平房，大约有三十三平方米。当三郎走过所说的“赛河滩”，站在这所建筑物的门口时，木村所长回头对他说：

“我没直接看见过那种场面，据说死刑犯里能独自走过这条道儿，好象十个人里也没有一个。无论多么凶恶的犯人，一看见这所房子，走上这条路，两腿就哆嗦起来迈不动步啦。据说就得由看守们架着两支胳膊给硬拖过来。当他进入这间屋子时，一旦经过临死前的开导，就有点恢复平静了。”

所谓的教诲室，大约有六张草垫子那么大，是一间很大的屋子，位于刑场的左边。屋里除摆着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，墙壁里镶的祭坛之外，毫无任何装饰。

“死囚本人的信仰，自然是事先知道的。只是在当天才在祭坛上摆上佛像啦，或者是基督像啦。在这儿听完了最后的教诲之后，他们若是有遗言的话，就在这里写下来，然后再仔细听听他们最后的愿望。”

“允许他们喝酒抽烟吗？”

“他们若是抽烟，就给一盒和平牌的香烟，若是喝酒呢，就给一合（一升的十分之一）热酒。一个人一旦提出他的最后愿望，就没有理由不去满足他那微小的希望啊。不过，你知道他们几乎众口一词要得到的东西吗？”

死刑犯在临死的瞬间所希望得到的东西——即使这么说，三郎也想象不出来。

木村所长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：

“是饭团哪。他们象是商量好一样，乞求的都是那雪白雪白的米饭团呀！”

“他们毕竟是日本人啊。特别是狱中的生活时间一长了，就自然和白米饭断绝了缘分。能不能吃下去，就另当别论了，可那种类似乡愁的感情，最后总是要爆发的吧？”

“这种感情不论在哪儿都一定会有吧。不过，首先使我们体会到的，是他们在这个人世上，哪怕是能多活上一分一秒也好的那种本能的欲望啊！”

“在欲望和饭团之间，究竟有什么联系呢？”

“你知道，监狱里是没有白米饭的。他们一产生这种愿望，就得叫人在哪位官员的家里烧新饭。淘米要几分钟，到烧好饭得几分钟，然后做成饭团，送到这儿需要几分钟，死刑犯不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的计算着时间吗？他们甚至想，与其是要别的，莫如能多活上三十左右分钟。可是，在多数的情况下，饭团实际都落进收尸的病号——在病囚室干活的犯人们的嘴里了！”

三郎对所长的解释感到有点发晕，仅仅这么点刺激他就受不住了。

“请往这边来！”

所长站在前面，打开一个角落的门。它的隔壁是一间全是木板、约有八张席子那么大的屋子。这就是行刑室。光秃秃的屋梁上固定着两个滑车，滑车下面拖拉着一条带环形的绳子。

这条绳子的正下面，是一块约有半张席子大小的四方地板，能看见它黑色的裂缝纹。它大概就是向下分开坠落死刑犯身体的装置。然而，更使三郎吃惊的是在他前面地板上的那根黑黑的铁棍。

“哎呀，哎呀，它是弄翻这块踏板的撬杠吗？这个距离可是一伸手就能碰到死刑犯的身体呀，我还以为看不见死刑犯，从远处用电遥控的呢！”

“大家好象都那么想，可实际是这样……按撬杠，是从看守人员中随时指定的，他们自然是不愿意呀，一些年轻人摊上这个差使之后，据说若不和最下等的窑子娘们接连混上五、六天就受不了。这大概也不准是要把死刑犯的亡灵过给裸体的女子吧……”

这种心情，三郎不由地象是理解了似的。从职务上说，可以断言，这是谁都必须干的活。然而，当他按这个撬杠的时候，他大概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头野兽了。三郎想，这样，他们恐怕就不能不用最原始人的官能刺激，来掩饰其内心的痛苦吧！

接着，三郎查看了挨着行刑处的见证室，然后返回了所长屋子。刚才看到刑场上的那种凄惨印象，并未从心头消逝，他简直是难以平静了。

正好，离开房间的木村所长回来了。

“检察官先生，拜托您了。”

木村所长打招呼的时候，已经是九点三十分了。三郎熄灭烟卷，站起来问：

“他安静吗？”

所长使劲地摇摇头。

“那个嘛，很抱歉。他好象毫无精神准备。不过，时间一到，不管本人怎么哭呵、叫呵的，我们必须执行。规定是午前处决完毕，直到搞完善后。”

两个人互相沉重地点点头，哪怕是一点点也好，他俩已经谁都没权改变这种命运了。

两个人带着几名法警，再次踏上去刑场的道路。正在打扫院子的囚犯们，似乎被这种森严的阵势吓变了脸色，其中一个囚犯面对着刑场，竟然合上两手，低下头默祷了。

从通向外面的入口，直接一进入作证室，木村所长就立刻把手举了起来，这是希望能尽快地办完这件讨厌的事情的信号。

三郎在正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他和行刑室之间隔着类似屏风的木板，它恰好相当于人的肩头那么高。三郎的脚下，是九蹬光秃秃的水泥阶梯，伸向地下室。死刑犯倘若向这边坠落的话，他只能看见他的脚。

三郎默默地闭上了眼睛，他觉得，此后的情景实在不能正视。

教诲室和行刑室之间的门被打开了。野兽般的叫喊继续着。

“我冤枉！我没罪！我没犯什么死罪！”

这肯定是拚命的控诉。假设这呕心沥血般的叫喊是真的，对做见证人的检察官雾岛三郎来说，也是无济于事了。

“检察官先生，救命！救救我吧！这件事情再重新给调查一下吧！一调查，那个家伙就……应该抓的是‘J’……检察官！”

最后一句他没听清楚。三郎以前从未听见过的各种声音——踏板滚落的声音、绞索勒紧的声音以及一瞬间要敲碎五脏六腑般的惨叫声，全都搅和在一起，尤如铁锤一样，叩打着他的耳鼓，永远中断了这个死刑犯的最后申诉。

霎时，冷汗一下子从三郎的脖梗子到脊背冒了出来。他轻轻地合上手掌，为这个死刑犯祈祷起冥福。

绞索格吱格吱地旋转声，接着又继续响了好一会儿。

“检察官先生，他确实死了……”

他好象听见了法医的声音，然而三郎还是没睁开眼睛。

“对不起，检察官先生。连个死刑犯都弄得你那么惊慌失措，真是少见。”

他回到所长室之后，木村所长就道歉似地说。木村的脸色苍白。三郎觉得自己也不亚于他，恐怕连点血色都没有了。

“喂，他真的冤枉吗？”

虽然明知问他也是白搭，三郎还是禁不住地问了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——不，除了死者本人和神佛以外，说不定从第一审到最高审判的所有审判官都不知道吧？……喂，事到如今，怎么也没办法啦。”

“是呀。就是判错了，后来明白了事件的真相，真正的罪犯由于另一起案件被捕，而坦白了事实，他也永远不能复活了。”

“是啊！我只有祈祷他早日成佛了。不过，死的人有这种情绪，就是让他成佛，恐怕也成不了。”

所长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：

“我们虽然不断地努力，使死刑犯能真正忏悔自己的罪恶而安然死去，然而，偶而发生这样事情，恐怕也是在所难免的吧……对我个人来说，我赞成废除死刑这个观点。”

“那么，他确实不冤枉吗？他不是含冤死的吗？凭他临死前类似遗言的这句话，起码也应该再好好地问问他呀。不是吗？”

所长低着头，什么也回答不出来。他也许把三郎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完全理解成是对自己讽刺般的谴责了……

此时，雾岛三郎心里考虑的，却完全是另外一件事。

这固然是一件超越他这个到场做见证人的检察官职责范围的事情，然而，他自己却下了决心，要趁此时机尽快地把它再重新调查一番。

这么做尽管不能使已经处死的人复活了，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，若能从文件中判断出此事件的真象，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点头证实了，

“他的确是冤枉的……”

他想，这也就是献给亡灵的最大的祭典啦！

这时，木村所长抬起头，一面摆弄着手指，一面嘟嘟囔囔地说：

“检察官先生，人各有各的职分。我们监狱官，没有彻底坚持正义的能力。这件事有的时候，不是就连检察官也很困难吗？”

他的话宛如猜中了三郎的心意，好象是担心他年轻似的。

地狱里的人们

全国规定，监狱里的午饭，一律在午前十点半钟进行。

“头头，听说今天午饭吃白米饭团！”

一个病囚低声耳语。班长荒井健司瞪起眼睛问：

“是绞刑吗？”

“那当然喽。除了饭团，每人还兴许得一个上供撤下来的甜年糕饼呢！嘿嘿，嘿嘿，真象鬼节和大年初一——一块来啦。”

这个病囚特别兴奋。普通犯人在狱中能吃上白米饭，只是在正月初一到初三这三天，就是做了甜食，也只有在正月和鬼节以及特殊的祭日才能分给。人在这里，无论是谁，都要被弄得丧魂落魄，削弱了锐气，只不过是动物般的生存罢了。

所以，即使是病囚，也不会为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死刑犯的死而悲伤，倒是为了能吃上好东西而高兴。这也是他们感情的自然表露吧。

“那么，究竟处死谁呢？”

“哎呀，这回该谁的班了？”

引人注目的只是一杯酒和不足一根的香烟以及撤下来的供品，至于说谁将被处死，就象与己无关似的。不知为什